



全真七子

QUAN ZHEN QI ZI

周阿堡◎著

华夏出版社

全真七子

QUAN ZHEN QI ZI

周阿保◎著

1247.5
ZAB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真七子/周阿葆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080-4379-1

I. 全… II. 周… III. IV.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934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装订

670×970 1/16开本 21.75印张 360千字 插页4

2007年8月北京第1版 200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三清宫关帝殿



刘圆慧会长在三清宫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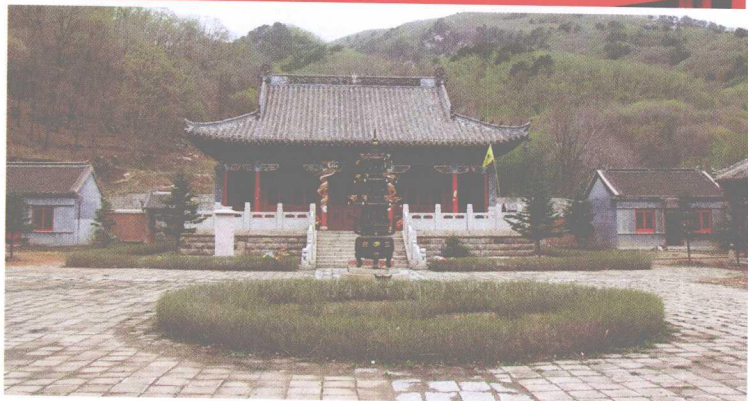
松原市、扶余县领导和
刘圆慧会长亲切交谈



松原市、扶余县领导和道教协会的代表合影



松原市道教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



三清宫祖师殿



松原市道教协会的成员和居士们合影

缘起

在当今社会上，修道学佛的人多如牛毛，而明心见性的人却少如牛角。吉林三清宫监院刘圆慧，就是一个得道的道长。

吉林三清宫坐落于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依山傍水，风景幽雅，是吉林市目前唯一的道教道场，也是东北目前很有影响的道教道场之一。三清宫始建于1994年，是全真教之龙门派的道观。全真派的始祖是王重阳祖师，龙门派的始祖是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

《全真七子》这部小说最初的发心，缘起于刘圆慧监院。早在1999年，刘道长偶然之间看到一部电视连续剧，对剧中所描写的道士形象颇感不平。该剧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将剧中道士的形象刻画成见钱眼开、见利忘义、见色性迷的妖道。从那以后，刘道长注意到，绝大多数影视和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道士形象如出一辙。

作为一个真正清静修行道场的住持，目睹中国道教目前满目疮痍，日渐式微的现状，看到影视作品对道教人士的随意歪曲和刻意丑化，刘圆慧痛心疾首，五内俱焚，一种弘扬中华本土宗教的使命感、唤醒人们内心良知的慈悲心、以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道义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个大胆新奇而又切实可行的想法在刘道长的脑海中孕育而成。那就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重新还原并再现道教全真派初创时期的那段历史史实。

这件事想想简单，真正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手头仅有的资料是几百年前的竖排孤本《七真传》和《金莲仙史》。单薄的人物形象，粗放的故事线条，简陋的情节构架……这些，虽然对重新创作构成了一定困难，但尚无大碍。

最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翻开厚重的历史书籍，查询那一段激荡人心的历史时，竟然意外地发现一段被遗漏的史实：当蒙古铁骑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横扫华夏大地之际，全真派的杰出代表丘处机审时度势，顺应天时，先后拒绝了金国和南宋的聘请，却不顾年迈体衰，不惧关山迢递，应成吉思汗之邀奔赴万里之遥的雪山之域。

面对睥睨天下、四海无敌的一代霸主，丘处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对成吉思汗晓之以修心养性之理，动之以戒杀护生之情。“及问治国安邦之道，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礼遇有加，言听计从，奉为神仙。

丘处机西行归来之后，被人们称为“天下之教父，帝者之师尊”，并受命掌管天下教门。从此，全真教进入了中国道教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当蒙古铁骑横扫神州大地的时候，成吉思汗赐予丘处机的虎符及玺书，令神勇彪悍的蒙古将帅如见大汗，退避三舍；让勇武骄横的蒙古士兵视为神灵，望而却步。遍布中原大地的全真教官观，成为兵燹火焚之外一个个安全的孤岛，成为枪林箭雨之外一处处避难的租界，成为拯救中华民族数千万黎民百姓生命的福祉。

就是这样一段真实并且惊心动魄的历史，在中国正统的史书中，竟会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中阐述：“他们生当衰乱之世，华夏丘墟，以民间讲学传道的姿态，尽力保持国家民族文化的元气与精神，可谓用心良苦，功德无量！而古今学者，依样画葫芦，一律指为异端。管窥漏见，卑不足道，实在是辜负圣贤！”

“当国家有难，受到异族的统治之下，一个新兴的道教宗派，做了许许多多保存民族命脉的工作，追怀千古，实在应当稽首无量！”

“丘处机有先见之明。他不辞艰苦地奔波到雪山以南，是为得预先布置，保持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这是多么可歌可泣，而且含有无限悲愤的历史往事！因为他是一位道教的道士，便被自命儒家的

历史学者们轻轻地一笔抹煞，无奈不可乎！”

“当成吉思汗崛起蒙古，以素无文化基础的民族，除了依赖武力征服以外，根本不懂文化和政治的建设。如非丘长春师徒教化其间，他祸害之烈，恐怕又不止如元朝八十余年的情况了。这笔写到全真道的事迹，又不胜有观今鉴古之叹！”

我不惜大段摘录南怀瑾先生著作的原文，实在是因为南怀瑾先生的评述直逼历史事实，切中肯綮。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道教以鲜明的民族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对我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科学、伦理道德、文化艺术、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05年6月24日，中国道教第7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刘圆慧道长作为吉林省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叶小文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与会代表。在接见的讲话中，中央领导勉励全国道教界的代表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德立身，爱国护教，尤其是注重在舆论宣传上着手，多方合作，在道教书籍和影视作品上多下一些功夫，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将中国的国粹发扬光大。

从北京开会回来之后，刘圆慧道长更加坚定了决心，要把《全真七子》的创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真七子》正是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鼓励下应运而生的一部作品。为了弘扬中国的本土宗教，本书以“尊道贵德”为核心，特别强调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像济世利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光同尘的处世方式，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清静恬淡的精神境界，性命双修的养生思想，天人和諧的生态智慧。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忘记或者漠视英雄的民族更是不可原谅的。本书试图向读者说明：中国的原创宗教——道教，目前的确是衰落了，但我们不应该因为今日的衰落就抹煞了昔日的荣光，又焉知今天的衰落不是明天辉煌的起点呢？

目 录

缘 起	1
01 施怜悯留丐大魏村 王中孚遇仙甘河镇	1
02 终南山九九菊花艳 死人墓重阳悟全真	19
03 怡老亭马钰嗟光阴 王重阳千里扶醉人	29
04 驴勒人秀才遭罹难 重阳子悲心悯恶徒	44
05 王重阳初试丘启发 谭长真逢师愈沉疴	56
06 全真堂重阳演大道 释群迷徒众解心疑	69
07 孙不二毁容求大道 洛阳城中帼显异能	85
08 迷心窍杀熊遭恶报 野熊谷重阳说因果	102
09 昆嵛山金莲七朵全 王重阳宁海驾鹤归	112
10 王重阳立教十五论 丹阳子整肃全真门	123
11 修大道关隘重重险 马真人妙解通关文	127
12 赛麻衣一言着魔道 丘处机蹻溪积功德	149

13	救春花恶霸入水府	长春子龙门大丹成·····	166
14	顾裕丰偷巧留高道	谭长真设计戏喜红·····	177
15	姚崇高善待方外士	王玉阳折服阴阳子·····	191
16	刘长生妓院空色相	海州城祈雨救同门·····	207
17	沃州桥枯坐着顽空	郝大通华山让岩洞·····	223
18	审时事婉拒金宋诏	息干戈暮年万里行·····	234
19	讨宿债鬼仙聚冤魂	野狐岭长春度仙狐·····	243
20	镇海城长春化冤虐	全真教海外建道观·····	253
21	过雪山悍将巧逃生	指万象妙喻全真理·····	265
22	光阴逝大帝盼长生	献韬略近臣荐奇人·····	277
23	猎野猪大汗惊魂梦	丘神仙现身保平安·····	290
24	雪山南神仙救大汗	蒙古帝感恩赐虎符·····	302
25	思神仙圣旨频繁至	拯黎民长春建宫观·····	315
26	止杀戮恩泽被四海	劫后生百姓哭苍天·····	325
27	天下归大弘全真教	丘处机归真长春宫·····	333
	后 记·····		341

01

施怜悯留丐大魏村
王中孚遇仙甘河镇

金正隆九年（公元1159年）腊月23日深夜，陕西大魏村被一片白茫茫的风雪所笼罩。这场大雪已经下了三天三夜，还没有停下来的朕兆，刺骨的寒风揭地而起，呼啸着迎向倾天而降的雪花，将天地搅得混混沌沌，迷迷茫茫。

这是一个上百户人家的村落，村东头的王中孚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他早年考过武举，中过孝廉，如今辞官在家，村中有地，镇里有铺，生活殷实富裕。

“咔嚓”一声脆响，将王中孚从睡梦中惊醒，他睁开懵懵懂懂的双眼，起身下炕，点燃了油灯，只见一个瓷碗在厨房滴溜溜打着旋，转着圈儿撞开了卧房的门。王中孚惊诧不已，昨晚他已经将大门关得严严实实，什么邪风这么厉害！他披上大氅来到门外，重新插上了大门，上炕伸了个懒腰，又安心睡去。刚刚迷糊过去，“噗”的一声闷响，接着“哗啦”一声，王中孚被再度惊醒，端着油灯来到厨房，见一只被水浸湿的破草鞋反扣在地上，水缸正中的洞口正汨汨地流淌出清水。错愕万端的王中孚推开房门，紧闭的大门一扇洞开，另一扇在朔风中忽开忽合，撞在门框上，在寂静的深夜发出“咣当！咣当！”的巨响。

“老爷，怎么了？”妻子周氏被惊醒了，在屋里大声问道。“今晚真中了邪了，我明明把大门关严了，这风也真厉害……”话没说完，一股凌厉的劲风扑面而来，把王中孚后面的话儿噎了回去。王中孚将大门插上，在墙角找了一根胳膊粗的木棍，死死地顶在大门上，又狠狠地踹了两脚：“这回看你还开不！”没想到他刚刚走进卧室，两扇大门“哗”的一声大开，一个金闪闪光溜溜的葫芦夹着冷气飞来，在厨房转了一个圈，就像长了眼睛似的拐了一个弯，“扑哧”一下，不偏不倚地砸在王中孚的后脑勺上。这一下砸得他睡意全无，他摸了摸后脑勺，捡起葫芦放到一边，起身关上大门，又回到炕上和衣倒下，刚刚闭上眼睛，一股温热的液体带着浓浓的酒香浇到他的脸上，他睁眼一看，眼前一个金色的葫芦正淅淅沥沥地流出醇香的美酒。王中孚本能地伸手一抓，那个葫芦就像长了眼睛似的轻轻躲开，然后不紧不慢，不疾不徐在空中打着旋儿向门口飘去，瞬间消失在门外。王中孚眼看着飘向门外的葫芦，急忙穿好衣裳，拿了一个皮帽戴在头上，疾步走出大门。

风大雪紧，雪随风舞，满天梨花纷纷坠地，山绝鸟迹，路断人踪。空旷的原野白茫茫一片，天和地仿佛冻在了一起。王中孚举目四顾，雪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他刚转过身准备回屋，一股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那只金色的葫芦在西南方倏忽一闪，又悄然隐没。王中孚一咬牙，裹紧了大氅，向西南方向走去。走着走着，前方隐隐传来一股热气，借着昏暗的雪光，他看见雪地里躺着两个人。王中孚心里一沉：这样的天气，两个人恐怕难以活命了。他俯下身，想用手摸摸两个人的鼻息，一阵鼾声伴着薰然的酒气吓了他一跳。他仔细察看，两人四周方圆百米黑压压湿漉漉一片，纷纷飘扬的雪花还没等落到地上，就在半空中无声无息地融化了。

王中孚无暇细想，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急忙转身回到下房叫醒了三个伙计，抬着门板，来到两个人身边。伙计王奇一边将在雪地里熟睡的人架到门板上，一边对王中孚说：“老爷，不对呀！你看我们身上都是雪片，老爷身上的雪花已经有一寸多厚，这两个人只穿了一身单衣，浑身上下还直冒热气，这么冷的天，不冻死他们就算是万幸了，他们还能睡得这么香，这可能吗？”

王中孚对王奇说：“别想那么多了，西屋里还有一间空房，铺上些干净稻草，马上把他们抬到那里，让他们先睡下。”

到了西厢房，点上油灯，王中孚才看清，这两个酣睡的人虽然衣衫褴褛，但面色红润，裸露的肌肤红中透黑，显出一种钢浇铁铸般的健壮。王

奇试着叫醒他们，可无论怎样摆弄，两个乞丐模样的人就是酣睡不醒。王中孚看着鼾声如雷的乞丐，摆了摆手：“算了，不要叫醒他们，王奇，你拿两床棉被给他们盖上，也回去休息吧！”

翌日凌晨，王中孚拿着瓷碗、草鞋和葫芦来到西厢房，两个乞丐早已醒来。见王中孚手中拿的东西，奇怪地问道：“咦！这不是我们的东西嘛，怎么到了你的手上？”王中孚也不多言多语：“既然是你们的东西，我自然原物奉还。哎呀，我还没有请教二位的姓名，为什么顶风冒雪来到这里？”

一位乞丐掩面长叹：“咳！说来话长。我们二人本是京兆人，我姓金，叫金重；他姓吴，叫吴心昌。我们虽说也读过几本书，却无意考取功名。本想在家务农了却残生，偏赶上金主完颜亮重修汴京，民夫五征其三，工匠三役其二，每四个月轮换一次。从京兆到汴京的路程，最快要走上半年；刚回到家里，又要起程返回；家里田地荒芜，又遭逢大旱，一家老小衣食无着，咳！不出来逃荒讨饭，哪还有活路啊！”

王中孚听得心酸：“生逢乱世的人，真是猪狗不如。就二位所见，像你们这样背井离乡的人难道不是很多吗？青年人抵抗力强，倒也罢了，这老人和孩子如何受得了呢？”

吴心昌接口说道：“谁说不是，这一路上也不知道冻死、饿死了多少人！其实，找个遮风挡雪的地方容易，找东西糊口难哪！人是铁，饭是钢，人活到这个份上，只要一天能讨到两碗稀粥，也不至于……唉！人情淡薄，世风日下啊！偏偏天降大雪，家家户户房门紧闭，我们一连走了三天，连一粒米都没有要着，昨天晚上，我们又冻又饿，又困又乏，就倒在你家的门外睡着了，嗨！这一觉睡得可真香。”

听说两个人三天没吃饭，王中孚吩咐童仆玉娃：“去给两位老兄弄些饭菜来。”玉娃答应一声转身出门。王中孚随后又叮咛一句：“别忘了烫些酒来。”已经走出门外的玉娃大声应承：“知道了，老爷！”

正说话间，秋郎端着一笼丰盛的饭菜走进屋来。王中孚思忖着吴心昌刚才的话，面有忧虑之色，对二人客气地说道：“二位请自便，我还有点小事，先告辞了。”金重和吴心昌一边分撕一只烧鸡，嘴里一边含混着称谢。

二

第二日清晨，雪稍稍小了一些。王家大院门前的空地上，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棚子，一个白底黑字“放粥”的幌子，迎着冬日的寒风猎猎作

响。一大木桶热粥冒着热气。玉娃用长长的木柄勺子敲着桶沿高喊：“王孝廉大老爷施放义粥喽！王孝廉大老爷施放义粥喽！”

金重和吴心昌从窗口望去，行人纷乱的脚步踏破了松软、闪亮的白雪，等待领粥的人一个个哆哆嗦嗦在木桶面前排好了长队。有的难民刚打了一碗粥，就迫不及待地端起碗仰头喝了下去，烫得嘶嘶哈哈直咧嘴。

过了一会，秋郎从大门里跑出来，附在玉娃耳边轻声说道：“我爹说了，叫你只管派粥，不要张扬他的名字！”说完跑回去。玉娃怔了一下，摇摇头，又回去施粥，只偶尔高喊一声：“义粥喽，派义粥喽！”

几个乞丐喝过了粥，拥着一个年老的乞丐走上前来：“等一等，恩人！这两天我们这些人没少吃你家的粮食，看着这雪也停了，我们都打算明天往省城去，只是你家老爷的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小伙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家老爷的名讳？我们回去给他立个长生牌位，求菩萨保佑他功德万代，多福多寿！”玉娃为难地说：“这，我们家老爷不让说，我要是告诉你们，会挨骂的……”

看到这里，金重和吴心昌四目相视，会心地一笑，又都各自倒在草堆上，似睡非睡地闭上眼睛。

冬日的黄昏来得总是很快，当暮色将昏暗一层层涂抹在王家的房屋上时，王中孚燃着一盏油灯走进西厢房。金重站起身倒了一杯酒，端到王中孚的面前，吴心昌也斟满了一杯酒，二人对王中孚深深一揖：“中孚兄，我们二人深感你雪夜留客的盛情，再叨扰下去，也于心不安，明天我们就上路去了。”

王中孚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关切地问：“二位可有什么一定的去处？”

金重摇摇头：“那倒没有，或东或西，或南或北，总之，心安处就是身安处吧。”

王中孚慨然说道：“既然如此，小弟手中倒还有点余钱，帮衬二位兄长做点小生意度日，也免得这样终日餐风露宿，衣食无着，不知金兄、吴兄意下如何？”

“不行，不行，我生平散淡惯了，最喜欢心中无事，最怕的是经营算计。要说做生意，你们两个人商量，别算我。”金重摆摆手，指了指同伴。

吴心昌微笑着回绝：“哎，金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况且古人说得好：家鸡有食汤锅近，野鸡无粮任高飞，若向蝇头求微利，此身焉能得逍遥。说到懒散，我比你更厉害。再说，我一向愚鲁蠢笨，记性又不好，见什么忘什么。孝廉公的一番美意，我是无福消受喽。”

听到两个乞丐的一番话，王中孚对他们多了一份格外的好感，心中暗暗想到：世人为了赚钱，不惜采取任何卑鄙的手段，而眼前这两个乞丐，居然拒绝施舍的钱财，于是心中有了结交之意：“二位兄长真是豁达潇洒，我听二人谈吐不俗，颇有高风亮节。可是如今的世道，注重的是衣冠外表，喜欢的是金银财宝，像你们这样甘于清贫，懒得和人交往，又拿什么作为养生的根本呢？”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人知道，如果想要结交世上的人，也不至于流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吴心昌擦了擦自己身上油渍斑斑的前襟，自嘲地说。

“既然人各有志，我也不好勉强。只是前两天一直忙于琐事，没有机会和二位深谈。金兄、吴兄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外面又天寒地冻的，不如在我这里多住些日子，咱们喝上几天酒，谈些知心话，等天气暖和了再走，好不好？我已经让家人给你们做了两件棉袄，在路上也好遮风御寒。”王中孚竭力挽留。

金重笑着站起身：“多谢中孚兄的一番美意，但人生没有不散之筵席，通过这几日的接触，我们觉得你是世间奇男子，怎么也学起婆婆妈妈，儿女情长来了？贤弟，天亮了，咱们走吧！”话音刚落，窗外传来鸡鸣，晨光已透进房中。王中孚心中疑惑：自己进屋时，天色刚刚擦黑，这一宿怎么过得这么快？

王中孚将两个乞丐送出大门，呵！好大的雪啊！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笼罩上一层皑皑白色，极目远眺，万里山河变成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路边那些落光了树叶的枝条上，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儿，那些冬夏长青的松柏，缀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棉。一阵寒风吹过，树木轻轻摇曳，那些银条儿和雪球儿便簌簌落落地飘然而下，玉屑般的随风飞扬，在清晨的阳光下，幻化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

来到村外，王中孚心中恋恋不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怅然说道：“此次分别，不知我们何日才能相见？”

金重不解地问道：“中孚兄，我们之间不过是萍水相逢，我真不明白，你对我们为何如此动情？”

王中孚也有点儿迷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见了你们二位，竟然比亲人还要亲近。”

吴心昌笑嘻嘻地接过话题：“这件事也真奇怪，我们浪迹天涯，这世上事情见得多了，所遇到的无非是有人爱金钱，有人爱美女，有人爱官宦，

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你这样爱乞丐的。像我们这样下贱的人，既丑陋又贫困，无论见到什么人，我们也要叫他一声‘爷爷，奶奶’。况且我们素昧平生，并没有给过你一点好处，不知你看上了我们哪一点？”

王中孚摇摇头：“我也说不清楚，既不是因为你们花言巧语，也不是因为你们才高志大，更不是因为你们文武双全。一定是我们前世有缘吧。”

“既然是前世有缘，那么我们今生一定有约。”吴心昌哈哈大笑：“中孚兄，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还是在这里分手吧。”

王中孚回首大魏村，影影绰绰已在十里开外，一转眼冰消雪融，春意盎然，眼前赫然出现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奔腾呼啸的水流如弓箭离弦，如野马脱缰，如猛虎出山，浩浩荡荡奔流而去。王中孚惊异不定，飞快地转动着思绪：大魏村地处平原，最近的渭水距此地有百里之遥，从哪里出来这么一条大河呢？没容他多想，金重从岸边的树上折下一根柳枝，一扬手向大河扔去，那柳枝在空中打着旋儿，刚要沾到河水，枝条一挺，骤然化作一座拱桥，桥头的石栏上是三个金光的大字“万缘桥”。王中孚看得眼花缭乱，耳边只听得吴心昌高声喊道：“中孚兄快来！”王中孚猛然回头，只见两个乞丐一边一个坐在桥头上，金重拍手高歌：

钱财聚复散，衣冠终久坏。
怎如我二人，置身于世外。
不欠国家粮，不少儿女债；
不说好和歹，不言兴和败；
不与世俗交，免得惹人怪。
一件破衲袄，年年身上载；
烂了又重补，洗净太阳晒；
白日遮身体，晚来当铺盖；
不怕贼来偷，也无小人爱。
常存凌云志，一心游上界；
若人知我意，必要低头拜；
我有无穷理，使他千年在；
惜乎人不识，以恩反为害。

金重歌毕，走过来拉着王中孚的手：“中孚兄，我看你心地善良，性格纯朴，我兄弟二人想送你一点儿礼物，就在那山峦绝顶。”说着向前一指，一座奇崛险峻的高山拔地而起，挺秀的山峰高耸入云，剑刃一样刺破苍穹，

令人不敢仰视。高山四周的山坡危岩峥嵘，也像剑身一样光滑如镜，寒冷如冰。

王中孚打了个寒颤：“这么陡峭的山崖，我们怎么能上去？”

吴心昌哈哈大笑，从怀中摸出一壶酒和一个酒杯，斟满了递给王中孚：“喝了这杯酒，你就能上去了。”

王中孚豪气陡增，一仰头把酒干了下去，这酒浓而不烈，香而不酽，入口绵软而醇厚，清冽而芳馨。见他意兴阑珊，吴心昌又接连给他加了两杯，王中孚只觉得舌头灵活如簧，思维飘零如絮，心中澄明似镜，双腿如泥委地。吴心昌一把将他扯起来：“中孚兄醒一醒，我领你去看一处好风景！”王中孚站起身，感到腹内五脏像被烈火焚烧过一样滚烫，接着又像被冰水沐浴过一样清凉，冷热之气盘旋纠葛，交集融汇，形成一股大力从脚下涌泉穴喷涌而出，他感到身轻如燕，在金重和吴心昌的搀扶下腾云驾雾，凌空而起。

山顶又是一番景象：在晨雾的笼罩下，一个巨大的天然湖泊像仙女晨妆的明镜，铺展在他们面前。朝霞投射在湖面上，粼粼波光把湖水渲染得光怪陆离，微风轻拂，湖心中荡起一圈圈涟漪，搅起无数彩色带，恰似一条条素绢在水面上飘动。微风过后，湖水清澈见底，蓝天下的白云和险峻的雪峰清晰地倒映在水中，把湖山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

湖心有一个红色的凉亭，六角飞檐，碧瓦红柱，恰如万顷碧波之间镶嵌了一颗彩色的珍珠。王中孚心旷神怡，随着二人走进湖心亭。湖中气霭氤氲，水面上有七朵盛开的莲花，莲花冰清玉洁，百媚千娇，花朵红的嫣红，粉的肉粉，白的奶白，紫的绛紫，蒲团大的翠绿的荷叶上，滚动着水银般晶莹欲滴、华光四射的露珠。再仔细一看，每一朵莲花上都显现出一个字，王中孚一个个念叨着：丘、刘、谭、郝、马、王、孙，字迹渐淡渐隐，又化作七个清晰的身影。

王中孚顿生爱慕之心，连声赞叹：“好花，好漂亮的荷花！可惜没有船只，不然能靠近了摘一朵回去！”

话音未落，吴心昌飞身而起，凌波而行，把七朵花一齐摘了，送到王中孚怀中：“你既然喜欢，七朵莲花都送给你。只是这七朵花各有一位主人，你要记住丘、刘、谭、郝、马、王、孙，再牢牢记住他们的相貌，这七个人和你有师徒缘分，将来碰到他们，要善加爱护。你将要成为光大我道教的一派宗师，你的七个弟子也将各创一个教派，广开仙路，度化世人，中孚兄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今天送你莲花的一番苦心！”